

黄河古事

第**贰**卷

虎踞河滩

三十六旁门龙争虎斗，再掀黄河岸血雨腥风

龙飞◎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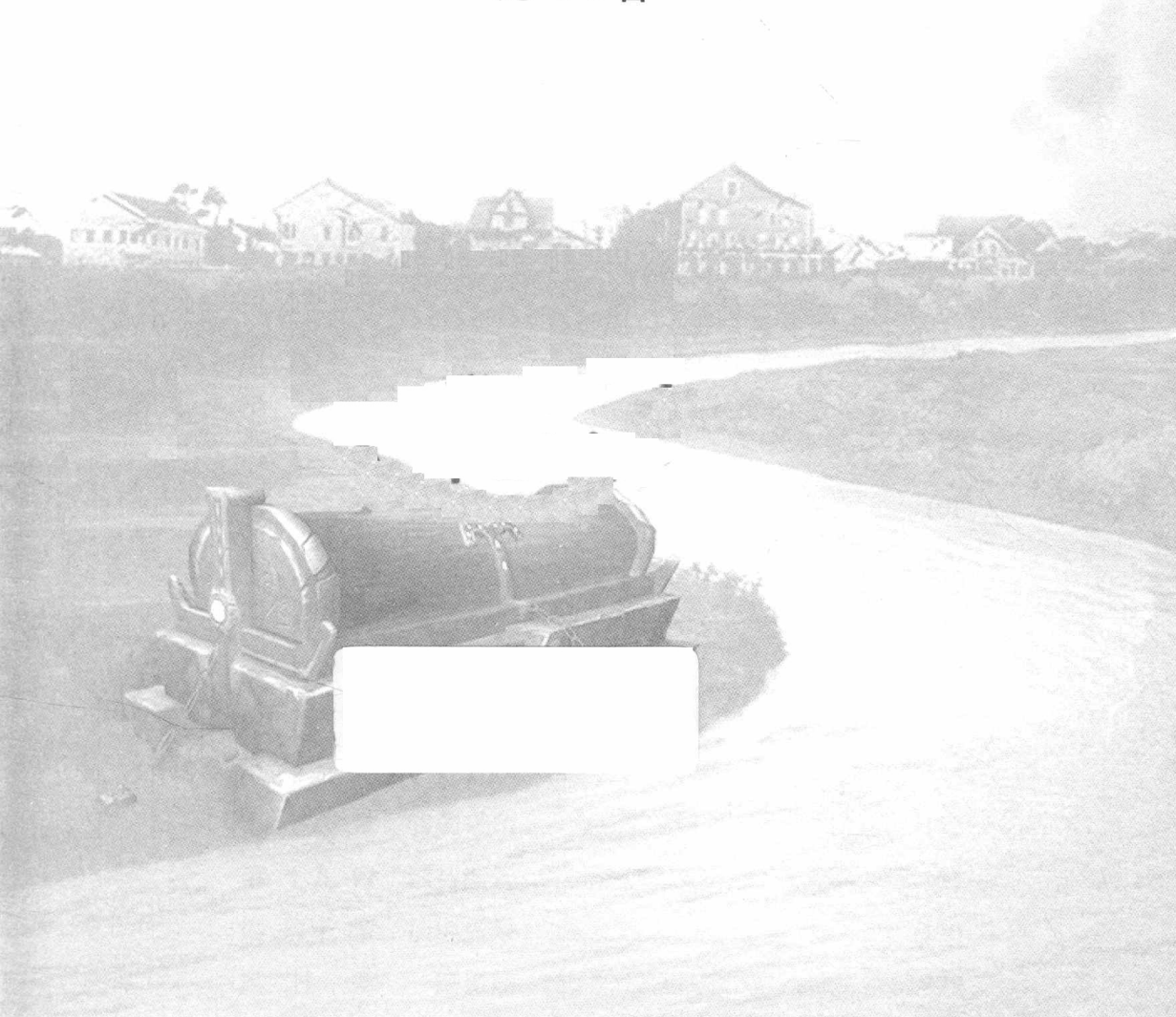
黄河古事


第貳卷

虎踞河滩

三十六旁门龙争虎斗，再掀黄河岸血雨腥风

龙飞◎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河古事·第二卷·虎踞河滩 / 龙飞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008-6596-4

I.①黄… II.①龙…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07247号

黄河古事·第二卷·虎踞河滩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吴 迪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河面浮船.....	001
第 二 章	似曾相识.....	010
第 三 章	水下黑洞.....	019
第 四 章	穷追不舍.....	028
第 五 章	旁门集会.....	037
第 六 章	孤身血战.....	047
第 七 章	势不可挡.....	056
第 八 章	天机神算.....	065
第 九 章	一点隐秘.....	074
第 十 章	霸坑大鱼.....	083
第 十 一 章	胡家秘密.....	092
第 十 二 章	地道铁门.....	101
第 十 三 章	一条尾巴.....	109
第 十 四 章	陈年老疤.....	118
第 十 五 章	赶尽杀绝.....	126
第 十 六 章	要往何方.....	135
第 十 七 章	横冲直撞.....	144
第 十 八 章	我的来历.....	152
第 十 九 章	渐行渐远.....	161
第 二 十 章	前因后果.....	170
第 二 十 一 章	一路尾随.....	179

第二十二章	头把真身.....	189
第二十三章	死缠烂打.....	198
第二十四章	三生道观.....	208
第二十五章	我的三生.....	217
第二十六章	雨夜黑影.....	226
第二十七章	死咒轮印.....	235
第二十八章	锁河大阵.....	244
第二十九章	以身赴死.....	253
第三十章	一个老农.....	262
第三十一章	九黎秘图.....	271
第三十二章	一刀诛心.....	280
第三十三章	拦路打劫.....	289

河面浮船

图上的那个黑印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中间宽，两头尖，像个梭子，猛一看，还真分辨不出那到底是什么。

“按照这个比例尺来看，河底的东西应该不小。”弥勒依然摸着下巴，边想边道，“我估摸着，车队只是一个先遣队，等到初步情况摸清之后，还会有大部队过来。”

这到底是什么？我拿着照片看了很久，左右颠倒着看，来回倒了几次，突然觉得这好像是一条船。

“你看看，这是不是一条船？嵌在河底的船？”我问弥勒，但心里又不确定，根据正常情况和我的经验，这种体积的船在河底是待不住的，因为旱季的时候水位降低，如果真有这么大的船，早就被人发现了。

“我也说不清楚。”弥勒的目光有点儿迷离，低着头想了半天，突然抬头道，“你走吧。”

“你说什么？”我被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给搞蒙了。

“这事儿有点儿危险，我不想拖你一块儿下水。”弥勒从兜里掏出一些钱，塞给我道，“我还得回去看看，你就不要跟着了，这是你的工钱，拿着。”

我觉得很奇怪，捏着手里的钱望向弥勒，他怎么好端端的就要赶我走了？我怀疑，弥勒看到这些资料，尤其是那张图的时候，可能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了，他不想让我知道这些。我肯定不甘心，钱虽然被我装进口袋，但我还是不走，跟弥勒磨蹭。

就在我们两个人磨磨唧唧的时候，我听到一阵很轻但是又很奇怪的声音，叮叮当当，像是一串铃铛在随风作响。那声音很缥缈，显然是从非常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听到这个，弥勒也顾不上跟我磨嘴皮了，拔腿就跑。

我就跟着他一起跑，跑出一段路之后，我看出弥勒还是朝着河滩那个方向去。我们一边跑，还能一边听到那种像铃铛般的声音。当时偷到资料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俩逃出去很远，现在想跑回河滩，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到的。但是那阵若有若无的铃铛声像是一道催命符，弥勒晃着一身肥膘，跑得很快。

“那是什么声音？你这么着急干吗啊？”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河里的东西要出来了！”

弥勒答了一句就不再说话，拼了命地跑。本来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路，我们俩只用了一个小时就跑了回去。连着两次折腾，我疲惫不堪，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当快要跑回河滩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呆住了。那支车队不管是不是先遣队，人数绝对不少，然而此时此刻，河滩竟然一个人都不见了。

“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目光一转，立即又呆住了，空荡荡的河滩没有一个人，河面上密密麻麻的浮尸也不见了，只有一片像是被烧开水的水花，泉眼一般咕嘟咕嘟地冒着。停在不远处的十几辆车都是空的，然而却像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拖着，歪歪斜斜地朝河里开。车一字排开，已经有几辆开进了河里，我和弥勒赶到的时候，只剩下六七辆车，尽管一个人都没有，但车子却稀里哗啦地陆续滑向大河。

“人呢？人都哪儿去了？”

“还说不清楚，但是你看见没，河里的东西，已经露头了！”弥勒指了指。

果然，他这么一提醒，我真的就看到那些泉眼一般咕嘟乱冒的水花里，好像浮出了上翘的船头。船头上有一根七尺来高的杆子，杆子上仿佛挂着一串铃铛。

“真的是条船！”

船头出现之后，整个船身也渐渐浮出水面。我和弥勒偷完资料离开的这段时

间得有三四个小时，不知道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老余那帮人怎么就把这条船从水里给弄上来了？

“嘭……”

这时候，水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一声闷响，水花飞溅，强大的水波把浮出水面一半的大船震得左右摇晃，随着这声响，大船上浮的速度更快了。河滩上黑鲤鱼还有沙扑的尸体也无影无踪，但我心里明镜似的，昨晚一场恶战，河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袭击老余他们，显然就是在守护这条船。

那船里有什么？让这些妖里妖气的东西不要命地护着。

很短的时间内，那条船完全出现在河面。那是一条很大的船，样子有点儿怪，没有船帆和桅杆，四平八稳，不知道在河里沉了多久，船身蒙了一层泥沙。整条船死气沉沉的，估计是在水里沉了太久的缘故。什么东西在水底沉得久了，都会失去原有的气息。只有船头那串几乎锈成一坨的铃铛，还在隐隐作响。

弥勒盯着那条船，一会儿皱眉头，一会儿捏下巴。我突然就开始怀疑他知道这条船的底细。但是弥勒不承认，摇头道：“我第一次见这条船，骗人的是王八。”

我们俩等了一会儿，河滩上最后一辆车也慢慢被水淹没了，弥勒左思右想，突然就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对我道：“我得上去看看。”

说实话，我心里满满的全是疑惑，老余那帮人连同满河的浮尸都不见了，河面上只剩下一条突然冒出来的船，说不危险，鬼都不信。但这却是唯一的机会，寻找古船秘密的机会，如果因为胆怯而放弃了这个机会，等到弥勒从船上回来，他会告诉我实话？

这样想着，我就丢下心里的杂念，要跟弥勒一块儿到船上去。

“你确定要上去？”

“嗯，怎么了？”

弥勒看看我，平时挂在脸上那副憨厚的笑容完全不见了，他低头想了一下，对我道：“走。”

河滩已经空了，我们不用再防备谁，我们跑着冲向河滩，弥勒捡起两根用来搬运东西的撬杠，递给我一根。那条船很大，横亘在河心，河里的水湍急而且浑

浊，站在浅水里不可能看到下面有没有什么要命的东西。弥勒犹豫了一会儿，一咬牙，扑通就进了水，这段距离对我来说游过去没难度，我们一前一后游到船边，扒着船梆就爬了上去。

这条船的构造比较简单，甲板的一头只有一个舱口。因为浸泡得太久，许多细节已经看不清楚了。舱门大开着，我看到舱门的两侧歪歪斜斜丢着几个铁笼子。那种笼子非常结实，好像用来关什么东西，但是几个铁笼的门都被打开了，笼子是空的。

“我觉得有人在捣乱。”弥勒看着那些铁笼子，神色不怎么自然，回头看着我道，“这些笼子刚被丢上来不久。”

笼子是用大拇指粗的铁条焊接起来的，结实得要命，一看见笼子，我就忍不住肝儿颤，这样的笼子关进去一只老虎也挣脱不出来。

弥勒用撬杠敲敲铁笼，顺势朝舱口里面望了一眼，这条大船四方宽，甲板平，又那么高，船舱里的空间肯定比较大。

“来吧，老弟。”弥勒费力踢开一只铁笼子，对我笑笑，道，“咱们看看河里那些虾兵蟹将到底是守着什么东西。”

船舱里死一般的沉寂，弥勒掏出火折子，在里面照了照，船舱里影影绰绰的有一些东西，大部分是石头雕琢出来的，很多是单膝触地的跪俑。在船舱里站了一会儿，眼睛就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弥勒拿着火折子一个一个地照，照了一圈，我心里就觉得很别扭。船舱里头都是各种各样的人俑，高低不同，姿态各异，但是所有的人俑面部表情全部是一样的。它们好像都在哭。

这么多的人俑，哭丧着脸，看着就发毛。我对石像人俑有点儿敏感，因为当时被唐家婶子吓唬过。弥勒一边照，我一边暗中数着数，但是人俑太多，又杂乱，数了几次都数混了。

我看着船舱的高度，估摸着这样的船如果合理利用空间的话，可能有三层，底层可以装一些东西和压舱石，一二层起居活动，但是古船古老得有点儿离谱，这条船究竟做什么用的，现在还真的有点儿不好说。我有点儿迷糊，河里那些精怪怪，到底是在守护这条船，还是在守护船里的某些东西？

我和弥勒完全沉浸在黑暗和死寂中，蹑手蹑脚地慢慢走，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骤然间，一阵咯咯咯咯的声响从前面传了过来。那声音不怎么大，猛然听上去，好像一只小鸡仔在叫唤，可是再一听，我就感觉后脊梁一阵冷。

那声音又好像是一个人的脖子被卡住了，不能说话，但声带仍然在震动，从喉咙里硬憋出来的咯咯咯咯的声音。

我不由自主地捏紧手里的撬杠，弥勒手里的火折子光朝前一晃，顿时，前方两个跪俑之间突然爬出来一个人。

那个人双手扒着地面，露出半截身子，我听到他的指甲在船板上使劲儿划拉着，那声音让人不寒而栗。这个人刚爬一半，仿佛就爬不动了，用力扒着船板，慢慢地朝这边转过头。

是老余?!

我一下子呆住了，那人好像是老余，他半张着嘴巴，满脸是血，那阵咯咯咯咯的声音，就是从他嘴里传出来的。

老余露出半截身子，像是一个血葫芦，当他看到我和弥勒的时候，艰难地伸出一只手，朝我们这边空抓着。咯咯咯咯的声音一直没有断绝，我捏着撬杠朝弥勒走近一步，不知不觉中，汗水已经浸湿了我的后背。

我们俩都不敢动，因为不知道老余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是注视了那么半分钟，我突然看到老余的脖子上好像有一只手。那只手惨白，死死地抓着老余的脖子。老余想朝前爬，却力有未逮，一时间和那只手僵持在原地。

“咯咯咯咯……”

老余嗓子里的声音渐渐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他噗地喷出一口血，眼神黯淡了很多，但手却更执着地朝前硬扒。毕竟是当过兵的人，体力强，性格坚韧，已经成这副样子了，却还在反抗。

我感觉一股挡都挡不住的恐惧和寒意，在船舱里瞬间蔓延开来。老余使劲儿地爬，但是身体只朝前挪动了几厘米，两个跪俑后面慢慢又伸出一只手抓着老余的肩膀。老余完全发不出任何声音了，半截身躯痛苦地一抽搐，一点儿一点儿地被拖回到了跪俑后。我只能听到他的手指和船板发出的低微的摩擦声，等到整个人

全被拖回去的时候，就剩下两只手还在胡乱地来回乱抓着。

“跪俑后面是什么东西？”我紧张得要死，手心里全是汗水，把撬杠又握紧了一圈，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

“我不知道！”弥勒也很紧张，他一紧张就会不由自主地咽口水。他把洋手电筒插到腰里，两只手抓起撬杠，低沉沉地对我道：“如果害怕，你先出去。”

“谁他娘的……怕了……”

“轰隆轰隆……”

我一句话没说完，一排跪俑后面就突然发出乒乓的乱响，跪俑挡住视线，后面一片死角，看不清楚。那阵声音好像是什么东西在后面翻来滚去地扭打，撞得船板咚咚作响。不到一分钟时间，浑身是血的老余又一次从两尊跪俑中拼命爬出来，这一次，他几乎要成功了，身体贴着船板，手脚乱扒，上半截身体猛然一蹿，从跪俑中一下子冲了出来。

但是当他冲出来的一瞬间，我的紧张顿时就达到了顶点。老余的背上趴着一个女人，长头发女人，两只手紧紧抓着老余的脖子。那个女人的肚子很大，脸几乎全被头发遮住了，透过头发的缝隙，我看到她的那双眼睛，双腿就是一软。

真的没法形容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就好像一块死肉上面挖了两个洞，然后塞进去两颗灰扑扑的鱼眼珠。女人的嘴角全部都是血，嘴唇一翻，露出两排细密得如同刀齿一般的牙。我说不清这是什么东西，但是她就死死地趴在老余背上，那一幕诡异到了极点。

“老弟！我本来不想吓你，但是这东西既然出来了，瞒也瞒不过。”弥勒噗地朝手心吐了点口水，双手握着撬杠，一边朝老余快步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我道，“这女人是从舱门的铁笼子里出来的，是有人养的荷花婆！”

一听这个，我的心就咯噔一声。

过去的黄河滩上，三教九流汇集，走江湖的人很多，因为利益，拼杀不断。河滩没王法，杀个人就像割棵草那么简单，有时候两方火拼，取胜的那一方抓到俘虏，连动刀杀人都懒得动，就在俘虏身上绑块石头，直接丢到河里去。俘虏身上被石头坠着，进河就沉到河底，这样的杀人方式久而久之就有了称谓，叫作

“种荷花”。

还有一种，就是新中国成立前，河滩两岸那些村村镇镇如果有女人做出伤风败俗的事，同族的人拜祠堂之后再一商量，十有八九会把女人拉出去沉河。南方叫作“浸猪笼”，我们家这边也叫“种荷花”。

点天灯，种荷花，一个把人活活烧死，一个把人活活淹死，那都是很残酷的酷刑。

弥勒说的荷花婆，也叫大肚鬼，同样是从阴山道传到三十六旁门里的一种邪术。专门挑那种怀胎八九个月的无辜女人，什么都不说，抓来之后直接塞进铁笼子，沉到河里，等孕妇淹得半死的时候捞出来，让她缓口气，接着再沉，那种女人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一般都很能熬，来来回回三四天时间，被折磨得实在撑不住了，有的在水里一口气上不来淹死过去；有的则是不堪忍受，一头撞死在铁笼子里。反正不管怎么死，都死得很惨很冤。常跟阴物打交道的人都知道，所有的死尸里面，大着肚子被人折磨死的孕妇是比反穿红衣服上吊的女鬼更凄厉的东西，一尸两命，怨气冲天。

等到怀着胎的孕妇死在笼子里，阴山道的人就做一些仪式，动动手脚，把笼子沉到死水里养着，用他们的黑话说，这叫养荷花，笼子里的女尸就叫荷花婆。这种东西凶名远播，比铁爪浮尸更难对付。荷花婆不认人，只要放出笼子，见人就害。当年三十六旁门的陆屠夫带着十几个手下在澡堂子泡澡，遭人堵门，放进去两只荷花婆，十几条汉子死得一个不剩，池水都染红了。

“知道是荷花婆还不快走！”我看弥勒几步就冲向老余，捏着撬杠跟过去，一边大声对他道，“作死！”

“嘭！”

弥勒看上去蔫蔫的，但是此刻却猛得像一只老虎，握着撬杠一下抡过去。撬杠是一截整根的钢筋，力道又足又猛，嘭地就把老余身上的荷花婆砸飞。

“老弟，”弥勒一边收回手，朝一排跪俑后望了望，可能是在观察还有没有其他的東西，一边对我道，“这船本来嵌在河底，如果没人碰它，它估计不会自己浮上来，但是就算浮上来，也不可能一直浮着，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估计永远都

无法知道船里头到底有什么了。”

说着话，被砸飞的荷花婆像一只壁虎，硕大的肚皮贴着船板，手脚并用地飞快爬过来。弥勒又朝手心吐了点口水，毫不畏惧，迎着荷花婆就冲，头也不回地对我道：“已经这个时候了！把你胸前的镜子拿出来吧！”

“狗日的……”我心里顿时一惊，这货难道早就知道镇河镜在我身上挂着？看透却不说透，他是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了。我一把从衣服里拽出镇河镜，这面镜子的年头太久，威力已经大不如从前，所以我随手又掏出身上的小刀子割破指尖，滴了几滴血上去。镇河镜见血就仿佛活了，镜面红光氤氲。我拿着撬杠跟弥勒一块儿冲过去，但是船舱两边都是人俑，两个人挤一起就展不开手脚。

弥勒胖，但是动作却很灵敏，连着几下把荷花婆一直打到了船舱的左边。荷花婆的力气大，而且仿佛是打不坏的，那么沉重的撬杠砸了它几次，它抖抖身子又爬过来。弥勒转了个圈，一脚踩到荷花婆背上，可是手里的撬杠还没来得及砸下去，荷花婆突然就弯曲身子，像一条柔软的蛇一样，腰身很诡异地扭动一下，在弥勒的小腿后面啃了一口。

弥勒当时就站不稳了，退了一步，想把荷花婆甩开，但荷花婆咬得非常死，弥勒没法子了，用了点儿力，这一下，小腿上的肉顿时被荷花婆硬生生撕下来一块，鲜血淋漓，弥勒的脸顿时就绿了，疼得直哆嗦。

我唯恐他有什么不测，顺势冲过去，胸前的镇河镜红光乍现。一般的脏东西看见镇河镜就不敢近身，但荷花婆果然凶得很，那双死鱼般的眼睛一下子从头发里露出来，趴在地上冲我张了张嘴，尖利的牙齿间还卡着弥勒腿上的肉，像一条被猎枪震慑住的恶狼，不敢猛扑又不愿退走。我感觉头皮一麻，抡着撬杠用力砸过去，荷花婆飞快地贴着船板爬，可能想绕过我继续攻击弥勒。手里的撬杠砸空了，我用了很大的力气，顿时被震得虎口发麻，丢了撬杠，顺手抽出打鬼鞭，鞭梢贴着地，缠住荷花婆一条腿。

我不知道这东西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我根本就拽不住，被拉着朝前跑，临危中抬手搂住一尊跪俑，才算勉强稳住。但是没等我喘过一口气，一直追着弥勒

的荷花婆突然转身爬过来，身子一挣，猛扑向我。那势头无比的猛，还没到跟前，荷花婆已经露出一口尖牙，我挡不住，赶紧抽身翻到跪俑后头，荷花婆一下子咬空了，我甚至能听到尖牙跟石像摩擦发出的咯嘣声。

“我来！”弥勒借着刚才那一点点时间，飞快地把腿上的伤口扎起来，然后一撬杠砸到荷花婆后背上，荷花婆没能躲过去，它靠着人俑刚一转身，弥勒手里的撬杠就直挺挺地顶住它的脖子，死命朝人俑上压。

弥勒的力气相当大，这样用撬杠尖顶着荷花婆，渐渐就把它的脖子给扎穿了。我蠢蠢欲动，想用打鬼鞭把荷花婆缠到人俑上。荷花婆被顶着脖子，拼命想要挣扎，两只惨白的手抓来抓去，嘴巴夸张地咧着。但是撬杠比较长，弥勒紧紧握着另一头，荷花婆抓不到他。

骤然间，我听到一声哇哇的叫声，还以为是那种大头蛤蟆爬上了船，然而就在这叫声响起的同时，荷花婆的大肚子呼地就裂开了，从肚子里伸出一张比拳头大点儿的脸。那脸虽然小，但五官俱全，皱皱巴巴的像一个小老头儿，蹿出荷花婆的肚皮，一下扑到弥勒的脖子边。

似曾相识

荷花婆肚子里的那东西只有一尺多长，双方距离这么近，弥勒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完全躲不开，他匆忙偏了下头，那小东西一下子扑到他的肩膀上，张嘴就咬。弥勒一吃痛，手就忍不住松了，被死死卡在人俑前的荷花婆猛然一挣，半边脖子被撬杠尖硬生生扯得撕裂开，抬手扑向弥勒。

一小两大，三条身影顿时扭成一团，我抓起撬杠过去帮忙，其实说不上跟弥勒的感情有多深，毕竟刚认识没多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就好像同穿一条裤子，一个死了，另一个也难活。

一尺多长的小东西好像是荷花婆死在肚子里的婴儿，灵活得很，在弥勒脖子边不停地绕来绕去，一嘴尖利的小牙，不知道有毒没有，但是被它啃过的地方顿时就肿得很高。我抽出鞭子，连着卷了几下，终于缠住婴儿，使劲儿一甩手，鞭子呼啸着带着婴儿在船舱划过一道弧线，重重地撞到舱壁上。

婴儿哇哇地叫着，声音凄厉得不像是人的声音，我两步就跟过去，捡起撬杠追它。那小东西没有荷花婆那么凶悍，但是跑得飞快，一尺多长的身体贴着船板一动就是一两米。我急了，三两下跳到旁边，举起撬杠用力扎。撬杠尖儿穿透婴儿小小的身子，咚地扎到下面的船板上，这一下就死死地把它钉在原地。婴儿号啕大哭，小胳膊小腿来回乱蹬，却挣脱不开。我喘了口气，拿着打鬼鞭跑回来。

荷花婆把弥勒缠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我跑回去的同时，就看到荷花婆两只惨白的手紧紧掐着弥勒的脖子，弥勒身上的衣服被抓出一道长长的口子，圆滚滚的肚皮上有几条深深的血印。肩膀上被婴儿咬过的地方像发面似的，肿胀得几乎透明。弥勒被掐得不断翻白眼，我心一慌，连刀都来不及掏，张嘴就把指头咬破，一串血珠落在镇河镜上，锈成一片的古镜爆发出耀眼的红光。

我抓着镜子扑过去，朝着荷花婆的后脑用力砸去。吃透了鲜血的铜镜隐隐传出若有若无的声响，铛的一声，荷花婆几乎被砸得横飞出去，撞倒了一尊人俑，又在地上翻滚了好几下才停下来。

“起来！”我伸手把晕乎乎的弥勒拉起来，说不怕那是假的，但怕又能怎么样，总不可能闭上眼睛等死。我完全是在拼命了，拿着镇河镜在弥勒的伤口上一擦，那红光在黑暗中有些刺目。

我一转身，举着镇河镜继续逼近荷花婆，红光闪烁的铜镜，终于焕发出当年全盛时的一点儿威势。荷花婆明显胆怯了，靠着舱壁不断后退，似乎想要极力躲避铜镜的红光。弥勒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他真是很能挺，噗地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伸手抓过撬杠，跑了过来。

荷花婆完全被红光大盛的镇河镜压住了，弥勒跑过来，借着那股惯性，抬手举着撬杠，不由分说就扎过去。这货估计是被咬惨了，吃奶的劲儿都使了出来，撬杠尖儿顿时透过荷花婆已经裂开的肚皮，又扎穿了后心。

“这东西是弄不死的。”弥勒喘了口气，顶着撬杠道，“从我包里翻一截绳子，拖它到甲板上，丢河里再种一次荷花。”

我依言拿了绳子，打个活套套住荷花婆的脖子，用镇河镜逼住它，弥勒就拉着绳子一口气拖到舱门外头，把荷花婆塞进铁笼，扎好笼子门，两人合力抬着铁笼丢到河里去。

“笼子一共有四只，荷花婆最少也有四只。”我看看剩下三个空铁笼，额头直冒汗，“你的伤怎么样？”

“没时间了。”弥勒抬头望着船头那一串生了锈的铃铛，铃铛的响声有些急促，他道：“快一点儿，船一旦沉下去就不行了！”

我帮着弥勒把身上能裹住的伤暂时包扎好，心里就有些奇怪，弥勒是什么人？真的是个收水货的二道贩子？他认识镇河镜，而且打算不要命地搜索这艘古船。我不知道该怎么问他，弥勒也不说话，等到伤被裹得差不多了，瘸着一条腿就朝舱门里钻。

整个船舱里除了婴儿时不时发出的阴气森森的喊声，就再没有别的声音。我们找到了老余，估计他是活不成了，虽然还有气，却进气少、出气多。弥勒把他翻了一下，发现老余的肚子被荷花婆彻底抓穿了，肠子内脏流得到处都是，弥勒稍不留神，就抓了一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弥勒赶紧把老余露出来的肠子给重新塞回去，大致看了一眼，对我摇摇头，意思是这人的确救不活了。

我有点儿不甘心，老余肯定是了解一些内情的，我和弥勒拼得一身伤才把他从荷花婆手里救出来，难道什么线索都得不到？我拍拍老余的脸，道：“醒醒，醒醒。”

老余浑身上下已经被血给浸透了，紧闭着眼睛，脉搏很微弱，我连抽带打，又推又叫，他始终没有什么反应。

“你这么说是没用的。”弥勒推开我的手，然后贴着老余的耳朵，道，“上级有任务！命令你担任总指挥！”

“总指挥”这三个字一说出口，老余紧闭的眼睛奇迹般地唰一下就睁开了。他可能真的不是伪装，因为他的眼睛完全黯淡下来，眼睛就那么圆睁了一下，随后又变成半张半合的状态，显得很无神。

“抓紧时间，这是回光返照。”弥勒小声对我道，“他撑不了多久，但愿临死前嘴巴可以松一松，告诉我们点儿事情。”

“你听我说。”我赶紧拍拍老余的脸，对他道，“你的队伍已经全军覆没了，现在你也走不掉，如果想把什么情况传达回去，就跟我说，否则这些事情只能烂到你肚子里了。”

老余双眼无神，不过估计还能看到眼前的东西，他听到我说话，把目光从弥勒身上转移到我身上。就在他转头看到我的一瞬间，已经快要睁不开的眼睛突然